



ZAMES THURBER 原著
姚樂文 譯

一天下午，在一個宴會的場合裡，一個大眼的女人走到我跟前，滿臉好奇地問我：「森勃先生，你為什麼恨女人？」我趕忙露齒一笑，極力否認自己恨女人。可是之後這個問題一直纏著我，我發現每晚當我上床的時候總會下意識地舉出許多恨女人的原因——我覺得很有意思，至少可以打發時間罷！

我恨女人的第一個原因是因為女人老是知道東西放在什麼地方，看官一定會覺得這個理由很牽強也很無理取鬧，難免會替我臉紅，其實事情並不是這樣。當然每一個男人都喜歡家裡有一個女人，她能知道你的公事包啦、釘頭啦、襯衫啦放在什麼地方；但是男人就是會嫌惡女人知道每一件東西放在什麼地方，甚至是些很不重要的東西——譬如說她先生三年前在伊堡海灘拍的照片。自從這些照片洗出來的那天開始，做先生的就從來不知道這些照片是放在什麼地方。假如三年之後他想起了這些照片，他總是希望老早已經丟掉了。可恨的就是他的太太知道這些照片放在那裡，他媽媽、祖母、曾祖母、還有女兒，女佣都知道。她們只要一舉起手指，那種神情讓男人覺得他連日常生活的事物都攪不清楚了！

男人對舊照片跟本不感興趣，除非照片裡的他正在表演持槍瞄準，或是手持魚竿，或是握著網球拍作虛脫狀。女人啊！她們喜歡的照片却是一大堆人生氣蓬勃，好像過了這許多年還不會疲倦似的。每當有客人來的時候，女人就會想起舊照片，先生為大家沖好了飲料，正坐下來想吸幾口，她就會說：「喬治，你去把以前我們在伊堡海灘拍的照片拿來給孟斐一家人看看好嗎？」這位先生哪，就如同我說的，根本不知道這些照片放在那裡，他只知道哈里（孟家的先生）並不想看這些照片，哈里和他一樣，只想談天。但是葛蕾絲（孟家太太）却說要看，而且想看得要命——因為這位提議看照片的太太要讓她看三年前那些太太們穿的衣服的照片。最後先生只好放下杯子吼著：「好啦！去拿就是了，可是這些照片在那裡呢？」這時候太太的臉色可能是表示她怕頑皮的小孩偷而藏了起來，却清楚地知道這些照片放置的正確位置。終於知道是在某張桌子右上角的抽屜裡，先生走了出去。三分鐘之後，他回來說那張桌子的那張抽屜裡並沒有什麼照片，這時候太太動也不動，只是對她先生淺淺一笑，然後再肯定照片是在那張桌子的右上抽屜裡，只是他根本沒有找。但是先生知道自己已經找過，整個抽屜都翻遍就是沒有那些照片，太太叫他再去找一遍，先生只好走回去再找——這時候客人們能聽到他

在咆哮，咒罵和亂翻紙張的聲音。然後就聽隔壁在大吼：「我已經告訴妳了，根本不在這裡！」這時候太太就很安靜地向客人致歉，走到隔壁來。她的先生滿身是汗，怒目而視——但是心裡却有一絲莫名的恐懼。他早把整隻抽屜拉了出來，帶著一種辛苦的勝利（還是混有那一絲莫名的恐懼），指著亂七八糟的抽屜吼：「妳自己看！」太太並沒有看，却冷冷地說：「你手上拿的是什麼？」先生手上拿著的就是一張保險單，一本舊銀行存摺——還有那些照片！可憐的先生，那天晚上整晚都呆坐在那裡，有時候會二十四小時吃不下東西！

——我恨女人的另外一個原因（我相信差不多所有的美國男人都贊同）是：只要是在持有「請自備零錢」牌子的地方，女人總是找不出比十塊錢更小的鈔票。她把十塊錢交給公共汽車的車掌，地下火車的收票員，以及那些整日和銅板打交道的人。最近我在百慕達看到一個女子把一張很大的鈔票交給小火車的車掌。我坐在很遠，看不清楚，但是我覺得好像是一張五百塊的大票！車掌只是不理她，只站在那裡等——車資只要一先令！最後，她總算從皮包裡抓出一先令來。每一個坐在火車上目擊這件事的男人都有一個內心被吊起來的感覺。一個女人帶著一張十塊、二十塊甚至五百塊的鈔票都能使男人有這種感覺。他會覺得這種很細微而平凡的事會威脅整個人類文明的結構。要分析這種感覺很難，但是就是這種感覺。

我（這次不說所有的男人）恨女人因為她們幾乎不會把事情弄得全對而一點不差。她們會叫你去坐兩點五十七分的火車——但是那天這班車根本不開，或者就是有這班車，却根本不在你要下車的那站停。很多男人在接受某一個女人的指點之後不再在她面前出現——當他發現車子停在布里堡而他要去威斯堡的時候，再沒有一件事使男人覺得更窘迫的了。

我還記下許多其他的原因讓我恨女人，但是都不記得了，對了，還有一件——雖然女人絕不會忘記舊照片或是其他類似的東西放在什麼地方，但是她們總是會丟掉一隻手套。我相信在我一生中從來沒有和任何女人到任何地方而她竟然不丟掉一隻手套的。我曾經在擁擠餐館的桌下和漆黑電影院人們的腳下找尋一隻手套，我也曾經花一整天或是一晚上找一隻女人的手套。假如沒有別的理由恨女人的話，這一個已經很夠了——事實上其他的理由你都可以不管。